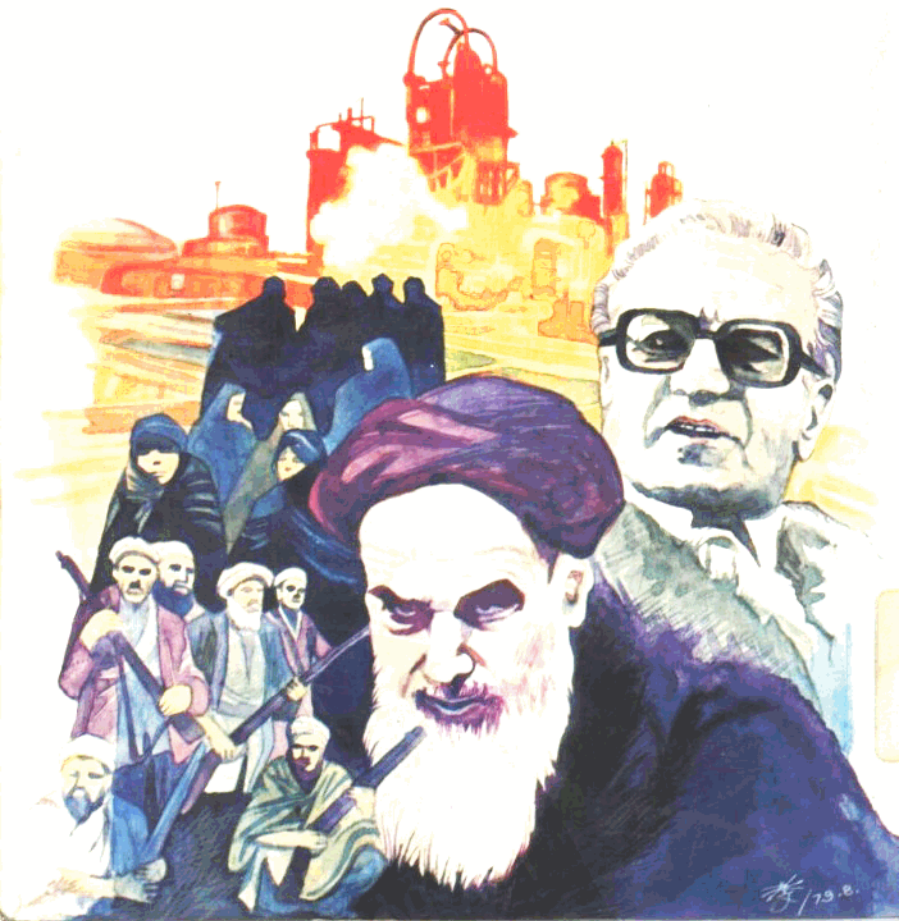


伊朗

—獨裁與發展

FRED HALLIDAY 著

魯凡之譯



166
E31
705

伊朗

中華中央圖書館
04674
圖書館藏書

—獨裁與發展

FRED HALLIDAY 著

魯凡之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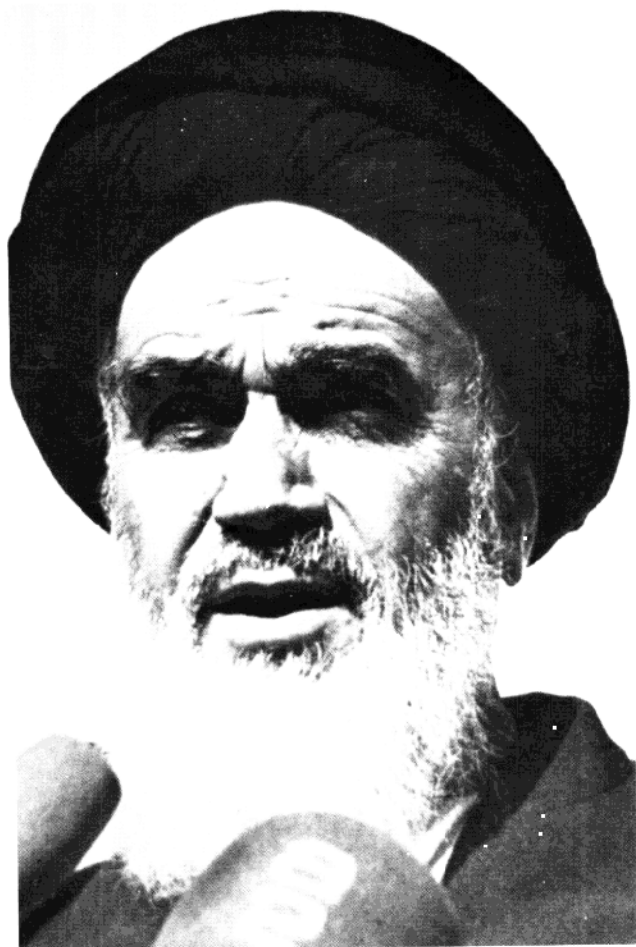


· 版權所有 ·

伊 朗——獨 裁 與 發 展

作 者：FRED HALLIDAY
譯 者：魯 凡 之
出 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灣仔聯登街十五號地庫
電 話：5-283674
承 印：同興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廈門街十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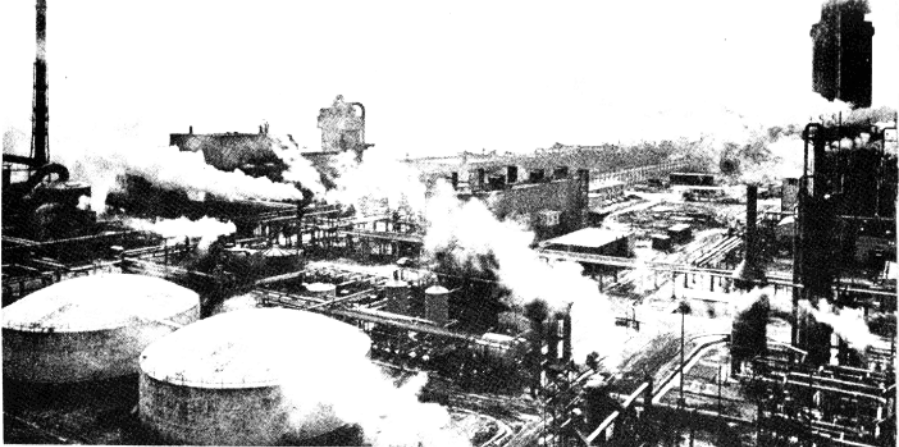
1979年十月初版·定價港幣九元



伊朗回教十葉派領袖科曼尼。



伊朗前國王巴列維。



伊朗現代化的煉油廠。



衣衫襤褸的伊朗小孩。



穿上傳統服飾的伊朗婦女。



黑蘭反國王的皇眾示威場面。



伊朗其中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



國王被迫離開伊朗後，皇眾乘上軍車慶祝勝利。

封面設計：魏天斐

伊朗一向以其豐富的石油供應西方，而且還是西方維持中東穩定、阻遏蘇俄勢力擴張的支柱。最近，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維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以回教什葉派領袖科曼尼為首的新政權，這種劇烈的變化，使伊朗成了中東地區的新的動盪中心，已為世界所矚目。當前，伊朗回教新政權今後的政策，國內馬克思主義左翼勢力怎樣發展，以及蘇聯的動向，已成為伊朗局勢變化的關鍵。本書介紹了伊朗政治、經濟的歷史發展，還詳細分析了伊朗的民族組成、社會階級成分和巴列維王朝獨裁政權的結構。對於關心國際時事，研究伊朗和中東局勢，關心落後國家如何謀求現代化的讀者，這是一本極有價值的最新參考書。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 K. \$9.00

目 錄

一	伊朗社會——烏瞰	一
二	國家——歷史背景	九
三	國家——一般特點	二一
四	軍隊與「薩瓦克」	三五
五	農業發展	五七
六	石油與工業化	八一
七	工人階級	一〇五
八	反抗	一三一
九	外交關係	一五三
十	結論	一五七
	譯後記	

一 伊朗——社會烏瞰

二十世紀初，伊朗還是一個由軟弱的中央政府統治，以農業爲主的社會。它沒有成爲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正式殖民地，但俄國和英國却在這裏有很大的影響。它不算得完全獨立。今日伊朗正處於一種廣泛的經濟與社會激變之中，其方向並不受國家勢力的控制；雖然外國仍然透過多種方式影響伊朗，伊朗的統治階級更與資本主義西方有不解的關係，但過往四分之三世紀以來，伊朗無疑有某種程度的政治獨立。伊朗甚至在波斯灣及鄰近區域事務中擔任一個強硬角色，變成國際關係裏一個重要的次級力量——與印度、沙地阿拉伯、巴西等國家同一等級。

伊朗面積約六二·七萬平方哩（譯者按：約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人口由一九〇〇年的九百九十萬增至一九七六年的三千三百六十萬。人口的因素使伊朗成爲中東地區的主要國家，伊朗是中東產油國中人口最多的。其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由三十年代的一百分之二十一急升爲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七。

有三項人口特徵能幫助我們了解伊朗社會的結構。

第一、由於地理原因，人口分佈極端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包括德黑蘭（Tehran）的中央省（Central Province），這裏人口佔了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國內一半地方的人口密度却低於每平方哩五人。

第二、游牧人口雖在下降中，但仍相當重要。在公元七世紀回教徒進入今日伊朗的地方時，他們的部落便已來到。本世紀初大概仍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人口沒有固定的居所。但從三十年代開始，政府禁止牧民流動並力圖使他們定居下來，經濟壓力亦誘使他們放棄畜牧而受僱於建築業及其他不是農業的行業。據一九七六年統計數字，仍有二百萬人，即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屬於沒有固定居所的。

第三、語言和種族的分歧，是伊朗非常重要的特點。波斯語無疑是最重要的語言，但事實上操波斯語者可能不到人口的一半。據不一定確實的官方資料，伊朗社會的「語言集團」百分比如下：（%）

波斯語(Persian)	五〇·二	阿塞爾拜疆語(Azerbaijani)	二〇·六
吉朗尼亞語(Gilani)	六·一	盧尼—巴干德尼亞語(Luri-Bakhtiari)	五·七
庫德語(Kurdish)	五·六	馬桑德朗尼亞語(Mozanderani)	四·九
卑路支語(Baluchi)	二·三	阿拉伯語(Arabic)	二·〇
土庫曼語(Turkmeni)	一·七	亞美尼亞語(Armenian)	〇·六
亞述尼亞語(Assyrian)	〇·四		

這些不同的語言集團，在多大程度上構成「民族」的不和，仍不大清楚。或許吉朗尼

人與馬桑德朗尼人集團，因為語言比較接近波斯語，並不能視為分裂的集團；但庫德人、卑路支人、阿拉伯人和那些土耳其語系的人（阿塞爾拜疆、盧尼—巴干德尼、土庫曼），卻和佔統治地位的波斯語系，有所分別。

經濟發展使伊朗人民的衛生及教育，有一定的、雖然不平衡的改善。但最大的問題是，城鎮以外的一半人口，得不到什麼好處。人口增長率增加了，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伊朗人在二十歲以下，百分之四十五更不足十六歲。即使有「油錢」的注入，伊朗仍與亞洲其他被認為情況惡劣的國家一樣，衛生條件很差。七十年代初期，一般人平均壽命不過五十歲，比印度人還要短一年；幼兒死亡率率約為千分之一三九，亦與印度相近。

教育也有同樣的問題。無疑伊朗的學校與大學系統已有擴展，但識字者仍很少。大學教育雖發展較大，大學生從一九六五年的二萬五千人增為一九七七年的十七萬人，相信還有五萬五千人在國外留學，但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埃及、伊拉克比較，伊朗的學生在人口中仍然佔低比率。

一九〇〇年，絕大部分經濟活動在家庭以外進行，九成入參加農業及畜牧部門的生產。那時幾乎沒有新式工業，其餘的一成人從事手工業、貿易與服務的工作。社會的統治階級包括部落酋長、大地主、商人、皇宮內及公眾事務上的貴族。很多農莊主人離開他們

的土地產業，到城鎮裏住。

到了四十年代，上述的經濟活動情況仍沒有什麼變化，雖然三十年代間伊朗王禮薩（Reza Shah）曾改變了地主階級的具體成員。國家權力仍留在農村勢力及有效率的中央軍隊手裏。只有到四十年代以後，伊朗社會才有較深刻的轉變。現簡述其概況如下：

（一）因為土地重新分配，國家在鄉村擴展勢力，結果部落酋長和很多地主的地位下降了。他們其中一些人參加了新的行政和經濟系統，並取得了利益，但同時却交出更多的權力。

（二）由於大片的土地重新分配，過往的農村關係開始瓦解，出現了大量自給自足的自耕農（每戶佔地三至十公頃）；以及大量無地的靠賺取工資爲生的人。在一九七八年，僱用工人的農業工作仍佔百分之三十三。

（三）宗教領袖的權力亦有變化，教長（Ulema或Mollahs）在改革中失去了土地，只得依賴徒衆的捐贈過活。同時，隨著銀行、其他國家信用機構和現代商業網的擴展，傳統市場的力量也在下降，雖然這市場仍控制着三分之一的入口和三分之二的零售貿易。

（四）人口開始由農村流向城鎮，市區內就業機會擴大，担任非農業的工作來賺取工資的階級出現了：一九七七年，全部一千零四十萬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有二百五十萬

受僱於製造業，一百萬受僱於建築業。

(五) 國家變成佔統治地位的經濟力量及主要的僱主。在全部受僱人員裏，有百分之十是政府僱員（包括三十五萬軍隊）。

(六) 伊朗的新統治階級成分，反映着當前的經濟轉變，主要分三個部分：軍隊及文官的上層，富有的資本家地主，以及從石油工業中撈到暴利的金融家和企業家。總的來說，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的頂層人士，消費却佔了全國的百分之四十。

(七) 在新統治階級和數量不斷增長的城鄉受僱勞動者之間，有一個同樣在擴大的中間階層。在農村，這中間階層包括那些自給的小農；在城鎮，則包括低級官員，新經營貿易及服務業的人，和工廠裏工作的職員。伊朗和其他發展中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間階層的成分和政治取向，對於統治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整個鬥爭，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下列一九五六至一九七二年間伊朗社會就業結構的變化：（%）

	一九五六	一九七二
專業人員、技術人員	一·六	三·五
行政人員、管理人員、文員	三·一	四·三
售貨員	五·八	八·五

其他服務行業僱員

七·七

六·三

農業工人

五五·六

四八·五

產業工人

二二·六

六·七

其他工人

三·六

〇·二

經濟上，伊朗婦女一直參加游牧、農業和手工業的工作。然而，當入息增加時，做丈夫的通常不希望妻子工作，從而農村婦女在外面工作的比率，便有輕微下降。但在城市，婦女就業却保持增長，至七十年代中期達到百分之十一左右。這數字在第三世界裏是一個低比率，但却是回教國家裏的高比率。實際上，婦女的經濟地位仍然很低。雖然婦女受教育的機會日增，婦女文盲大約仍要比男人多兩倍，結果她們一般都是從事非技術性及低薪的工作。

婚姻制度亦由於立法與經濟的壓力而逐漸改變。按照一夫多妻制的回教制度，一個男人可以合法地娶四個妻子——但要得到在任妻子的書面同意。伊朗還有一種叫“*Sikheh*”的特殊制度：那是一種臨時形式的婚姻，男人可以在一段有限的時間內佔有一個女人作妻子。事實上，這是一種合法的賣淫，雖已被一九六七年的家庭保護法所取締，但在一些較傳統的城鎮，往往仍獲得教長們的批准。同時，一九六七年法例還規定了最低結婚年齡——女

子十五歲、男子十八歲——但相信在農村地區，仍有大量途徑可以違法的。

婦女的貞操，仍有很高的價值；那些不注意遵守道德規條的女人，經常要受到懲罰。於是不僅男和女，而且西化和非西化行爲，接受的標準也不同。雖然一九六七年的法例已經禁止了既存制度裏一些最惡劣的現象，但在家庭及經濟地位方面，男女之間仍有不平等。

政府推行的人口政策，企圖使出生率由百分之三點二減爲百分之二點四，並建立起家庭計劃的醫療服務網。反對節育的壓力，來自宗教領袖或宗教感情的因素很少（回教一般較基督教少關心這方面的事情）。這主要由家庭內丈夫的態度決定，傳統上他們多喜歡大家庭。因此，節育仍沒有完全被接受，尤其是城市或農村中的窮人。但由於國家干預和經濟壓力，可以預料出生率會有某些下降。

伊朗的人口和階級發展，特別在六十年代後，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也製造了新的緊張局面。政府把權力集於中央，並努力把文化與政治統一起來，雖然表面上減少了公開的社會衝突，但現在這個社會經濟制度在多方面仍是不穩定的。這個社會由於石油而暫時獲得的進步將會減退，新的城鄉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壓迫者，女人和男人，少數種族集團和波斯語種族，都出現緊張的關係——一切都受到當前迅速而不可控制的轉變所衝擊。